北商學報 第 35 期
民國 108 年 1 月 第 1-23 頁

臺灣包容性發展指數之測度與比較

莫積懿*

摘 要

2018年臺灣銀行業調查發現，全臺灣前31萬人總資產超過2017年臺灣全年GDP總額；同年中央銀行報告，臺灣之名目人均GDP在2017年分別低於韓國、香港和新加坡。顯示臺灣可能面臨財富不均與經濟成長停滯之狀況。針對該種情況，國際間多倡議採取包容性發展處理。包容性發展是指每個經濟個體均能公平地在增進人類福祉、社會安全和環境可持續性以及賦予基本權利的進程中得到發展。本文參考世界經濟論壇的計算方式，計算臺灣的包容性發展指數，發現與先進經濟體相較，推動經濟成長與改善貧富差距確是臺灣未來發展的重點，故建議臺灣應推展包容性發展。

關鍵字：永續發展目標、包容性成長、包容性發展、世界經濟論壇、包容性發展指數

* 莫積懿，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經濟組）博士候選人，E-mail:jy58@ntub.edu.tw
收稿日期：107年7月23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9月10日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Taiwan's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Ji-Yi Mo*

Abstract

The survey done by Taiwan's banking industry in 2018 finds that the total assets of top 310,000 individuals exceeded the annual GDP of Taiwan in 2017. Meanwhile the Central Bank reported that in 2017 per capita GDP in Taiwa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outh Kore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t shows that Taiwan may face uneven wealth and stagnant economic growth.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have adopte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hich means each economic individual should develop equitabl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nationals well-being, social secur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basic rights. This paper cite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calculates Taiwan's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It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should be the focus of Taiwan's future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clusive development be promoted in Taiwan.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clusive growth, inclusive development, World Economic Forum,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 Ji-Yi Mo,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economic group),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E-mail:jy58@ntub.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July 23, 2018; Accepted: September 10, 2018

壹、前言

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卡迪（Piketty）出版《21世紀資本論》一書，研究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問題，受到世人矚目。在觀察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所得變化情況後，發現臺灣不但經濟成長呈現停滯情況，也面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本文擬參考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計算方式，計算臺灣的包容性發展指數並以之與先進經濟體相比較，以確認推動經濟成長與改善貧富差距是臺灣未來發展的重點，並提出實施包容性發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建議。

1960年代至1980年代，臺灣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由於實施土地改革，加上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及九年國民教育等因素，除了造就快速經濟成長外，也能夠維持低度的所得不均度。當時所得五分位比值大致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由1964年的5.33倍下降到1980年的4.17倍（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惟自1980年代以來，工業的生產型態逐漸由勞力密集轉為技術密集，服務業比重亦持續擴大，1990年代後勞動市場生產型態也因經濟全球化發展而改變，造成受雇人員薪資差距擴大。1980年代以後家戶所得分配遂漸趨惡化，五分位比值由1980年的4.17倍上升到1990年的5.18倍，2001年則達6.39倍，此後雖逐年下降，但大多停留在6倍以上，2009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又飆升至6.34倍。[1]2010年後雖有下降情形，但2015、2016連續兩年又上升至6.08倍（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2]。除此外，自1980年開始，臺灣的吉尼係數從1980年的0.278開始上升，最高達2001年的0.35，其後雖有下降情形，惟至2016年尚維持在0.342（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

另外，就歷年主計處所提最低與最高五分位所得組所得份額之變化觀之，發現最低所得組所得份額於1980年尚有8.82%，1988年已降至7%以內，2001年至2016年為止一直都在6%以內。至於最高所得組則是由1980年的36.8%，持續上升到2001年的歷史顛峰41.1%，至2016年為止也大都維持在40%以上的份額。2018年全球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出版《全球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文中預言：就全球財富與所得資料庫（World Wealth & Income Database，WID）顯示，2050年時全球前1%富人將擁有全球40%財富，前0.1%富人擁有的財富將接近全球財富的25%，相當於全球居中40%中產階級的財富總和。臺灣則是前10%富人掌握全臺灣36.4%的收入，情況跟歐洲類似。臺灣前10%富人所得集中的情況，跟全球相比雖較不嚴重，但是跟1980年當時的臺灣相比，卻足足增加了13個百分點，而同期間歐洲只增加4個百分點。以1980年與2016年前10%富人收入占比之增加

[1] 本段內容主要取材自：洪明皇、鄭文輝，2013/10。〈臺灣高所得者所得份額之變化：1977-2010〉，《研究調查-方法與應用》，第30期，頁48-49。

[2] 陳素玲，2017.9.9。〈臺灣貧富差距近2年又擴大〉，《聯合晚報》，https://udn.com/news/story/7238/2691842。

幅度來看，相較於貧富差距比臺灣嚴重許多的新加坡增幅為36.45%、韓國55.90%、中國大陸52.21%，臺灣則為55.56%，顯示臺灣貧富差距的惡化速度並不慢。[3]2018年臺灣銀行業調查發現，臺灣前31萬人每人資產直逼6千萬元，加起來總資產高達18.7兆元，竟然超過臺灣2017年全年GDP總額。臺灣GDP總值成長不大，有錢人資產卻越滾越大，更加凸顯國內貧富差距問題之大。[4]

綜觀臺灣的經濟發展情形，1960年代是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超過10%。1970至1990年代，臺灣經歷快速的國民所得成長、穩定的失業率和物價膨脹率，伴隨相對平均的所得分配，被譽為「經濟奇蹟」，更於198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龍頭。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使臺灣經濟逐步放緩，財政盈餘更轉為財政赤字。在網際網路泡沫的影響下，2001年臺灣經濟出現了自1947年以來的負成長-1.26%，2002年失業率飆升到歷史新高5.17%。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肆虐下，臺灣於2009年經濟負成長達歷史新高-1.57%，失業率也高達5.85%，薪資水準對照鄰近國家則呈現日益低落情形。（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2018年根據我國中央銀行的報告[5]，臺灣以美元計價的名目人均GDP在2017年為24,000餘美元，低於韓國的29,000餘美元，香港的44,000餘美元及新加坡的53,000餘美元，可見臺灣正面臨經濟成長停滯的嚴重情況。經濟成長失衡的直接現象，就是相對貧窮人口增加與所得分配不均的惡化。[6]周孟熹（2016）實證研究亦發現臺灣產業在全球化趨勢的驅動下，產業外移以及資源轉移造成了臺灣所得分配不公、失業率偏高、人力資源閒置等現象。[7]

黃朝熙等（2007）實證研究提出，持續的經濟成長可做為臺灣扶貧的主要動力，對外貿易的開放在長期和短期內都產生直接分配效應和間接成長效應幫助了窮人，但是，內向的外國直接投資對窮人收入沒有顯著影響，過去二十年臺灣的對外直接投資似乎也對最貧窮的20%人口產生了不利影響。[8]曾憲民（2012）則深入觀察各個家戶型態，探討各種屬性的家戶落入貧窮的可能性以研究所得不均度。其實

---

[3] 陳一姍，2018.1.1。〈臺灣最有錢的0.01%七成收入都靠「它」〉，《天下雜誌》639期，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7250。

[4] 許智雄等，2018.3.12。〈擁6千萬就算好野人！全台31萬人總資產超越臺灣GDP〉，三立新聞網，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56809。

[5] 楊金龍，2018.4.2。〈助台經濟成長解低薪楊金龍：須多著墨內需〉，奇摩新聞，http://stock1.pchome.com.tw/report/cat0/20180402/152264037227.html。

[6] 陳建良、林佑龍、李巧琳，2013/2。〈包容性成長概念與指標的比較與應用〉，《臺灣經濟論衡》，頁50。

[7] 周孟熹，2016。《1978至2014年期間臺灣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素質與勞動需求的影響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博士論文。

[8] Tsai, Pan-Long & Huang, Chao-Hsi, 2007. “Openness, Growth and Poverty: The Case of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11, pp. 1858-1871.

證結果顯示，在考慮時間效果下，戶長行業別、戶長教育程度、戶長年齡、戶長性別、戶長從業身份、家庭組織形態、老年人口比例、就業人口比例、上網與否、房屋自有與否及區域別，對於家戶落入貧窮皆有顯著的影響。[9]瞿宛文（2011）研究提出，二戰後，臺灣及其他東亞國家依靠發展型國家模式成功的發展經濟。發展型國家具有兩個根本特性--官僚自主性和公私合作，這使得國家和官僚精英可以自主地制定發展目標，並能進一步把目標變為有效的政策措施。[10]民主運動卻否定發展型國家發展為先的理念，並使得新自由主義成為主導性理念，但自由放任的原則無助於轉型期中新規範的建立，而無法解決全球化帶來的擴大貧富差距的影響。[11]

面對經濟成長停滯與貧富不均的問題，傳統上認為強勁的經濟成長是提高生活水準的必要條件，只要提升國家的經濟成長，就能保證家庭的所得規模變大，這種做法已不足以解決問題了。過去幾年中，更具包容性的經濟成長和發展模式已經成為全球共識，這個共識具有共同的方向（directional），亦即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讓所有人民在生活水準方面取得廣泛和持續的進展，這一概念涵蓋薪資和非薪資收入（如退休金、撫恤金福利等）兩方面以及經濟機會、社會安全和生活品質等。這種包容性發展的概念，已經成為一個社會評估該國政府在經濟方面領導能力的底線了。[12]本文認為當面臨經濟成長停滯與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局面，亦即患寡又患不均時，臺灣應該更積極實行包容性發展。

貳、包容性發展理論之演進

研究國際發展所依據的理論至少可追溯至18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Adam Smith、David Ricardo、Friedrich Liszt、Karl Heinrich Marx等人的著作至今仍是許多國際發展學說的理論基礎。國際發展研究最初是以亞非拉殖民地為主要對象，基本上，由北方國家主導的主流國際發展論述，主要包括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等等；至於1970年代提出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另類全球化（Altermondialisation）、後發展理論（Post Development）以及1990年代的發展能力說則屬於南方經驗發展而來的論述。

發展能力說強調貧窮不只是所得剝奪，更是能力的剝奪，能力包括了教育程度、

[9] 曾憲民，2012。《1999-2010年影響臺灣家庭貧窮現象之因素》，中央大學經濟碩士論文。

[10] 發展型國家理論http://wiki.mbalib.com/zh-tw/，MBA智庫百科。

[11] 瞿宛文，2011/9。〈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第84期，頁284。

[12] Samans, Richard. et al., 2017.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衛生條件、基礎設施、政治自由度等。發展能力說始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學者沈恩（Amartya Sen）所提「能力門徑」（capability approach）的觀念[13]。Sen認為低所得是造成貧困的要件，但是低所得以外的其他因素會剝奪能力，進而造成真正的貧窮，從而主張發展計畫必須能夠解開窮人能力的束縛，透過一國的社會組織自下而上形成扶貧（pro-poor）發展。1990年聯合國發展署公告了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由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人均GDP的對數三個指標構成，分別反映人的長壽水準、知識水準和生活水準。HDI主要在強調對一個國家福利的全面評價應著眼於人類發展而不僅僅是衡量經濟狀況。[14]HDI實則已經具備了包容性（inclusive）的因素。

事實上，包容性發展的概念何時加入發展理論中，可以就發展理論的歷史沿革一窺究竟。發展理論大約每十年就會提出一個新的實驗性理念，其中具有包容性發展思想的相關論述包括：[15]1940年代探討人權普及問題；1950年代討論如何投資發展落後的國家；1960年代重視如何保障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的人權；1970年代關注外部化的環境影響和因應組織的需求；針對失業、貧富不均和持續貧窮所需關於所得重分配、鄉村問題和人類發展指標的強力發展；1980年代提出以永續發展的理念調和環保和發展的問題；1990年代強調發展研究應包括窮人參與發展成果的實現；權利、能力和自由的重視；環保和社會以及第三世界婦女生存、解放的社會運動。前述實驗性理念最後可謂皆包含在聯合國21世紀議程（Agenda 21）及2000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優先項目當中。為了消除極端貧窮以及其他威脅個人福祉的剝削，MDGs設定8項目標，包括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並賦予女性權力、降低兒童早夭率、改善產婦保健、對抗愛滋病（AIDS）、瘧疾以及其他疾病、確保環境的永續能力以及全球合作促進發展等。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宣佈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正式接替MDGs，並且以2016年為永續發展元年。永續發展目標共有17項，目標8就是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16]。SDGs是自2016年起全球未來15年

[13] Amartya Sen,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本段內容摘錄自：簡旭伸、王振寰主編，2016。《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5] Gupta, J., Pouw, Nicky R.M. & Ros-Tonen, Mirjam A.F., 2015. "Towards an Elaborated Theory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7, pp. 541-559.

[16] 目標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具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8.1依據國情維持經濟成長，尤其是開發度最低的國家，每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至少7%。8.10 強化本國金融機構的能力，為所有的人提供更寬廣的銀行、保險與金融服務。

發展工作的最高綱領，[17]其宗旨係於2030年以前能鞏固MDGs成果，並且進一步完成MDGs保障人類基本需求的未竟之業，做出「不棄任何人於不顧」（leave no one behind）的承諾，要讓世上所有人皆享有基本人權，最終做到經濟、社會和環境永續發展等各面向的兼顧。

包容性的概念自提出以來，在國際間迅速獲得廣泛的認同和快速的發展，從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主張，擴大到包容性發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倡議，再有包容性創新（inclusive innovation）[18]的研究。包容性成長係關注於權利貧乏和社會排斥等社會問題，旨在消除貧窮並推動可持續性經濟成長。1966年，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倡議"要對地區的和諧成長做出貢獻"，可視為"包容性成長"思想的萌芽。1990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將之擴展為"廣泛基礎的成長"、"對窮人友善的成長"。2004年，ADB進一步將包容性社會發展作為促成減少貧窮戰略的支柱，隨後將"強化包容性"訂為第二個中期戰略的優先項目。[19]2007年ADB又於《新亞洲之新亞洲開發銀行》[20]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包容性成長的概念，建議各國應該保證所有人民（尤其是貧民）能享有公平合理的經濟成長機會，以符合千禧年發展目標。2008年5月，WB之成長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成長報告：持續成長與包容性發展戰略」一書，提出快速的經濟成長帶來許多新挑戰，主要是全球化帶來所得不均現象的擴大和工業化汙染造成全球暖化的問題，明確建議要有一套促進"包容性"的策略[21]，並提出包容性成長的關鍵要素有"三要件"（the three "dos"）：開放性經濟、包容性社會、有效性政府。[22]

---

[17] 千禧年發展目標的繼任名稱原本以「後2015」或「後MDG」稱之。2012年的里約（Rio）+20會議（或稱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UN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上，永續發展目標之名由哥倫比亞與瓜地馬拉政府共同提案建議。兩國主張里約+20會議應參考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模式，並指出永續發展旨在維繫人類社經成長、自然資源使用與生態系統三者之間的平衡，因此新目標應普遍適用於世界各國，改變過去只有中低收入國才需要「發展」的舊思維。這項提案獲得大會認可，永續發展目標工作組便在次年由各國代表組成，展開實質內容商議，之後並公佈17項目標草案供公眾討論長達一年之久，最後與其它意見整合後才在2015年9月的高峰會正式宣佈，2016年起開始執行。

[18] Prahalad（2004）將包容性發展理論與創新理論相結合，並用"包容性創新"這一概念表述來探索如何為貧困個體和群體創造或提供改善其福祉的機會。Allan Dahl Andersen & Per DannemAndersen（2017）認為更具包容性的創新系統，有助於加強包容性發展。

[19] Ganesh Rauniyar & Ravi Kanbur, 2009. "Inclusive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iterature," *The ADB Evalua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8.

[20]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0f ADB, 2007. "Toward a New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 a New Asia," *Report of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 13.

[21]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Bank,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 34.

[22]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Bank,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 24.

包容性成長是一種允許來自不同群體的人們（不同性別、種族、宗教等）和不同的部門（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等），共同為經濟成長做出貢獻並從中受益的政策，理論上是一種跨學科的成長觀念。[23]事實上，學者們也陸續提出在金融、國際投資、新科技等方面透過政策為所有人創造機會的成長概念。[24]包容性成長顯示發展的福利就是要為窮人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其收入、資產和其他社會物資，進而刺激經濟的競爭和總體成長。[25]Samans *et al.*（2017）將成長視為衡量國民經濟表現的頂線（top-line），生活水準廣泛或中位的進展為底線（bottom-line），而包容性成長就是將頂線成果轉化為社會所追求之底線（經濟機會和繁榮的廣泛擴展）的戰略。歷史經驗和學術研究皆表示國家經濟的頂線和底線之間（意指成長和公平）存在反饋迴路，迴路可能是有利或不利的，而有利程度的大小往往受到經濟政策結構和制度方面的多種混和影響，並遠遠超過不平等討論中最常見的兩個領域：教育和再分配的影響。[26]Sumner（2017）認為包容性成長若只是限制在減貧的定義會產生狹隘的理解。包容性成長應該包括：藉著經濟成長利益以減貧；提升取得經濟成長機會的公平程度（指獲得公共利益方面，例如：教育普及可提升勞工技能、健康政策之實施、社會保障之運行等）；經濟成長是帶來實際就業的生產性成長。[27]

事實上，從發展經濟學觀點而言，“包容性成長”應該是包含於“包容性發展”中的。“成長”一般是指一定時期內產出的增加和經濟規模的擴大；“發展”則除了包括提升經濟與技術結構的進步和現代化外，同時也包括透過經濟成長解除貧困落後、消除文盲、改善衛生健康狀況和自然環境等多面向發展。[28]換言之，經濟成長注重一個

---

[23] Haan, A. de, 2015. “Inclusive growth: beyond safety net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7, p. 612.

[24] 1. Rajan, R. G., Zingales, L., 2003.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69, pp. 5-50. 金融發展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不再只是單純的情況，而係受一國政策多方面的影響。2. Dabla-Norris, E., Ji, Y., Townsend, R. & Unsal, D. F., 2015. “Identifying constraints to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ir impact on GDP and inequality: a structural framework for policy,” *IMF Working Paper 15/2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家的特質使其在包容性、國內生產毛額、不均等和損益分配之間的連結和抵換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3. Banerjee, A. V. & Duflo, E., 2003. “Inequality and growth: what can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8, pp. 267-299. 經濟成長與不均等呈現非線性之倒U型關係。4. 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5, pp. 5-32. 顧志耐曲線（Kuznets’ Curve）無法解釋不同國家之間不均等的大部分原因。除了人均GDP外，新科技的動態效應對收入分配也會有短暫的顧志耐型影響。

[25]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分析，經濟如果要成長，低收入者多賺一塊錢，比高收入者多賺一元有效。最低20%收入者如果所得成長，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效益較明顯，如果富人的收入繼續成長，對國家反而不利。

[26] Samans, R. et al, 2017.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27] Sumner, Andy, 2017. “The developer’s dilemma: The inequality dynamic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ESRC GPID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 1*.

[28] 張幼文，2011/11。〈包容性發展：世界共用繁榮之道〉，《求是》，第11期，頁52。

國家總體或人均收入和產出的增加，經濟發展則不僅包括經濟成長，還包含更為廣泛的內容。從包容性成長擴展到包容性發展的理念，實則是一個逐步演化、不斷拓展和升級的過程，是ADB等國際組織在減貧戰略研究過程中逐步概括總結出來的。[29]在長期發展戰略中，ADB意識到經濟成長必須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包容性成長遂逐漸被包容性發展所取代。

包容性發展的主要特徵是共享性，因為包容性發展的基本核心就在於追求公平，主要包括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利益共享三個層次：權利平等指的是享有平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利；機會平等主要包括接受公共文化教育的機會以及就業機會平等；利益共享就是在政府引導下，使每一位不分身分地位的自由人都能夠機會平等地享有基本的公共經濟成果。換言之，包容性發展是指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處於弱勢的人群、部門或國家，都能和非弱勢者一樣在增進人類福祉、社會安全和環境可持續性以及賦予基本權利的進程中得到發展。[30]在這種情況下，包容性發展強調發展過程中各層面的相互包容：窮人與富人的相互包容；開發建設與經濟發展要和資源利用及環境保護相互包容；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相互包容；在各層面的相互包容下進而建設和諧的社會。[31]包容性發展就是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公平合理地共享發展的權利、機會和成果，共享與公平性可謂包容性發展的重要特徵。[32]相較下，包容性成長是在實現人均收入成長的同時，盡可能讓收入分配相對公平，實現經濟成長利益共享；而包容性發展比包容性成長更深入及廣泛，它不僅僅強調收入面，還關注非收入面；不僅僅強調經濟，還關注非經濟面的社會、政府等方面的和諧共進。

除此外，從“包容性成長”拓展到“包容性發展”後，“包容”的對象也更廣泛，除了實現國內的社會公平等發展目標外，也認清人類世紀背景下包容性發展所具有的全球化性質，故如何分享人類共有的“生態空間”，避免本國發展危及他國發展而造成他國之不利，也成為包容性發展關注的重點。[33]另外，包容性發展不光從世代內角度探討，要為同世代絕大多數人謀福祉；也要從跨世代角度研究，著重發展的可持續

---

[29] Rauniyar, G. & Kanbur, R., 2010. “Inclusive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15, No. 4, p. 456. “包容性發展”是從“包容性成長”發展而來。“發展”不僅僅是指經濟的“成長”，還包括科教文衛等各個方面的共同協調發展。

[30] Gupta, J., Pouw, Nicky R. M. & Ros-Tonen, Mirjam A. F., 2015. “Towards an elaborated theory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7, pp. 541-559. 本研究側重於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和環境面向，並確定了促進包容性發展的關鍵手段，以及政策制定者應如何應對包容性挑戰。

[31] 李雙榮、郗永勤、童正容、陳月紅，2017。〈包容性發展視野下的政策取向研究〉，《知識經濟》，第16期，頁23。

[32] 邱耕田、張榮潔，2011/10。〈論包容性發展〉，《學習與探索》，第1期，頁53。

[33] 張幼文，2011/11。〈包容性發展：世界共用繁榮之道〉，《求是》，第11期，頁52。

性。若從實踐角度分析，包容性發展應當遵循：持續經濟成長之發展性原則；在確保社會成員人格尊嚴的基礎上，求得權利與義務、受益與受損統一平衡之平衡性原則；決策者承諾，使所有人民對自己及後代均能分享到社會福祉之制度建設充滿信心的包容性原則。[34]

參、包容性發展的衡量指標

鑒於生活水準進步緩慢，所得不均等現象加劇，導致許多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發生政治分化和社會凝聚力下降的現象，使得如何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和持續性的成長發展模式，以提升所有人類的生活水準的念想變成全球共識。[35]尤其自金融海嘯爆發以來，有關開拓新的生產性就業來源以及將經濟成長轉化為生活水準廣泛進步之議題，同時受到各國政商領袖所關注。為求縮小這種念想和實際行動之間的差距，各國皆企圖利用各種激勵政策和制度，在不削弱就業、儲蓄和投資積極性的前提下，擴大經濟成長進程及收益的社會包容性。學者和國際組織遂開始研究，哪些指標對參與經濟成長過程和分享結果的社會包容性有著特別強烈的影響。

學者方面，例如Ali（2007）主張經濟成長率的可持續性將取決於擴大包容性。[36]Ali和Son（2007）[37]認為收入不均現象的提升會降低經濟成長率對減貧的效果，也會降低成長率本身，故降低所得不均度為發展政策的一個主要焦點。他們認為包容性成長應定義為創造新的經濟機會、確保社會各階層皆能平等的獲得該機會（尤其是窮人），故他們以社會福利函數的概念建立社會機會函數（social opportunity function），並以菲律賓為對象進行包容性成長的測度。Ali和Son主要從人口平均經濟機會（average opportunities）和經濟機會的共享程度兩方面進行測度，並以機會曲線的方式呈現。機會可以以公平獲得健康或教育服務來定義，如果任何人的機會增加，社會機會函數就增加，使機會曲線上移，代表成長的包容性增加。社會機會函數賦予窮人取得機會的權重較大，故窮人獲取的機會越多，經濟成長就越具有包容性。惟測量指標的操作性不夠強，且在具體操作中會產生較大的系統誤差。[38]McKinley（2010a）認為包容性成長是一種著重過程與結果的非歧視性成長，非歧視性表示允許平等及減少弱勢差距的成長。[39]McKinley（2010b）從四個具體的領域找出適合的指標並賦予相對的權重後算出綜合包容性指數，用以測度一國

[34] 邱耕田、張榮潔，2011/10。〈論包容性發展〉，《學習與探索》，第1期，頁56。

[35] Samans, R. et al, 2017.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36] Ali, I., 2007. “Pro-Poor to Inclusive Growth: Asian Prescriptions,” *ERD Policy Brief Series* NO. 48 ADB, Manila.

[37] Ali, I. & Son, H. H., 2007.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4, no. 1, pp. 11-31.

[38] 劉嫦娥、李允堯、易華，2011。〈包容性增長研究述評〉，《經濟學動態》，第2期，頁97。

[39] McKinley, T., 2010a. “Measuring and Monitoring Inclusive Growth: Multiple Definitions, Open Questions, and Some Constructive Proposals,” *AD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

的包容性成長程度。該領域包括：經濟成長、生產性就業及經濟基礎設施；解決收入貧困並做到一般公平性，性別平等亦納入；人類能力之包容性，如健康、教育、衛生改善及水的提供；社會保障之包容性，主要是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措施（尤其是抑制極度貧窮）。[40]這種測度方式具體、易操作，惟權重的賦予較缺乏嚴謹性。[41]

國際組織方面，例如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著重所得不均的問題，實證認為所得不均導致較不可持續的經濟成長。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衡量"多面向生活水準"（所得、健康、失業等），以便更準確地捕捉經濟成長對社會福祉的影響。WB關注於減少所得不均的機會，因為性別、父母收入、種族和地理等特質都可能抑制一個人從兒童開始的生活潛能，使世代持續貧窮和經濟流動受限制。WB遂建立人力機會指數來衡量這些不利因素，以追蹤縮小不均等機會的進程，期更廣泛地減少貧困並共享繁榮。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則認為經濟政策結構和制度的影響較重要。[42]

2015年WEF以7個主要政策領域（主軸）和15個子領域（支軸）：1.教育和技能發展--（1）取得，（2）品質，（3）公平性；2.就業及勞工報酬--（1）生產性就業，（2）工資與非工資勞工報酬；3.資產建設和企業家--（1）小企業所有權，（2）家庭及金融資產所有權；4.實體經濟投資之金融仲介--（1）金融系統包容性，（2）商業投資仲裁；5.貪腐與出租財產--（1）商業和政治倫理，（2）出租財產集中度；6.基本服務與基礎設備--（1）基礎數位建設，（2）健康相關服務與建設；7.財政移轉--（1）核心稅捐，（2）社會保障；建構一套包容性成長與發展框架（Framework）。配合此框架另建置一組相對應的政策與制度指標（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Indicators, PIIs），PIIs皆可視為影響社會參與廣度和經濟成長效益的結構性因素。這些指標可以幫助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將其國內經濟成長和發展更具包容性的願望轉化為實際的國家策略。[43]WEF將跨國統計數據彙編入每個支軸，並根據國民收入同級組內國家的主軸、支軸或個別指標水準進行比較。藉著這些國家概況（Country Profiles）的比較，可以診斷性掃描各國獲得社會包容性成長效果的能力。

為了進一步比較各國發展情況，WEF進而編制各國關鍵績效指標儀表板（Dashboard of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提供各國在包容性成長和發展方面

[40] McKinley, T., 2010b. "Inclusive Growth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An Inclusive Growth Index for Diagnosis of Country Progress," *AD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4.

[41] 黃君潔，2013/5。〈評價包容性增長指標體系的構建〉，《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14卷第3期，頁78。

[42] Samans, R., Blanke, J., Corrigan, G. & Drzeniek, M., 2015.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World Economic Forum.

[43] 同註42。

整體表現的綜合視圖。關鍵績效指標分為3類別8項目：1.成長與競爭力--（1）人均GDP成長率，（2）全球競爭力分數，（3）生產性勞動成長率；2.所得公平性--（1）所得吉尼係數，（2）貧窮率，（3）中等生活水準；3.跨世代公平性--（1）自然成本帳戶（ANS），（2）公共債務。WEF以此架構分別針對全球112個經濟體進行評量，並定義為初步的測試版，旨在激發各界討論並推動進一步的研究，使之成為WEF未來持續挑戰全球經濟成長和社會包容倡議的一部分。

2017年WEF重新整理國家關鍵績效指標（National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44]。與單純由GDP表達相較，KPIs提供了更全面性的國家經濟表現觀測圖，尤其當一國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提高持續的、廣泛的生活水準而不只是提高商品和服務的生產的情況下，KPIs能更貼切地反映人們評估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的標準。KPIs計有3大類別，12項指標，其內容如下[45]：

1. 成長與發展

（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年中人數。表達一國之經濟成長水準。）

（2）勞動生產率（每單位勞動力的產出，國內生產毛額除以總就業人數。用以評估占絕大多數家庭收入來源的工資水準。）

（3）健康平均餘命（身體健康不需依賴他人照顧者的平均期望存活年數。用以衡量生命的品質。意指個人在考慮因疾病和/或受傷而處於低健康狀態的前提下，預計生活在"全健康狀況"中的平均年數。[46]）

（4）就業率（15歲以上就業人口比例。經濟機會廣度和最終家庭安全的代理指標。）

2. 包容性

（1）淨所得吉尼系數（衡量所得不平等情況的國際標準指標，吉尼系數越高表示所得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大。）

（2）貧窮率（衡量一國收入水準處於底部者的發展程度。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相對收入貧困定義為不到相應國民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對於中低收入國家而言，定義為按2011年國際價格計算，每日生活費低於3.20美元的人口比例。）

（3）財富吉尼系數（衡量財富分配的差異或指財富集中程度（表達生活水準進步幅度的指標），吉尼系數越高表示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大。）

---

[44] Samans, R. et al, 2017.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45]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46] Salomon, J. A., Wang, H., Freeman, M. K., Vos, T., Flaxman, A. D., Lopez, A. D. & Murray, C. J. L., 2012.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for 187 countries, 1990-2010: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Disease Study 2010." *The Lancet.*; Vol. 380, Issue 9859, pp. 2144-2162.

（4）家庭收入中位數（以2011年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之每日人均收入/消費支出的中位數。）

3. 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

（1）調整後的淨儲蓄（% of GNI；排除碳損害）（衡量一個經濟體在考慮人力資本投資，自然資源枯竭和污染造成的損害後的真實儲蓄率。調整後的淨儲蓄=淨國民儲蓄加上教育支出，減去能源，礦物和森林的消耗，以及微粒物排放造成的損害。）

（2）經濟產出的排碳強度（一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的相對表現。意指每一美元GDP對應的碳排放量（Kilotonnes（千噸）二氧化碳/億美元（以2005年美元計）。）

（3）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說明當前一代向未來借貸的規模。）

（4）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或退休人員和青年（15歲以下）的比例（是未來國家財政壓力的主要指標。為受撫養人（小於15歲或大於64歲者）與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人口）的比率。）

WEF根據上述國家關鍵績效指標推導出包容性發展指數（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IDI），為各國的絕對績效水準和最近五年的發展趨勢提供綜合得分和國際排名。這個新的全球指數表達了各國在包容性發展的有關狀況和近期表現的綜合情形，而不僅僅是基於人均GDP的傳統排名。[47]

肆、臺灣包容性發展指數（IDI）之國際地位

2015年WEF公佈包容性發展指標的具體定義，並於2017年以國民所得衡量經濟發展水準的方式，將109個國家區分為四個集團：先進經濟體（高於美元17,000 GDP per capita）、發展中經濟體之中高所得國家（美元6,000-16,999 GDP per capita）、低中所得國家（美元1,320-5,999 GDP per capita）、低所得國家（低於美元1,320 GDP per capita），再以三大類別（成長與發展、包容性、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下的12項關鍵績效指標，分別計算出各國之“包容性發展指數”後進行排名。2018年初WEF再次針對103個具備有效資料的經濟體發布“包容性發展指數”排名。惟這兩次皆未提及臺灣的狀況，為瞭解臺灣包容性發展程度，本文擬參考WEF的計算方式，算出臺灣的包容性發展指數，瞭解臺灣在國際間的排名如何，並提供建議，做為未來政府相關政策的參考。臺灣關鍵績效指標（KPIs）計算結果如表1。

[47]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表 1　臺灣關鍵績效指標（KPIs）計算結果

類別	指標	（年度）計算值					5年平均值	排序
成長與發展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2012) $21,308	(2013) $21,916	(2014) $22,668	(2015) $22,400	(2016) $22,561	$22,170.6	最差 20%
	勞動生產率	(2012) $45,657.9	(2013) $46,650.3	(2014) $47,885.1	(2015) $46,933.6	(2016) $47,087.3	$46,842.8	最差 20%
	健康平均餘命	(2011) 70.2	(2012) 70.5	(2013) 70.7	(2014) 70.1	(2015) 70.8	70.46	最差 20%
	就業率	(2012) 95.76%	(2013) 95.82%	(2014) 96.04%	(2015) 96.22%	(2016) 96.08%	95.98%	最優 20%
包容性	淨所得吉尼系數	(2011) 31	(2012) 30.7	(2013) 30.7	(2014) 30.3	(2015) 30.1	30.56	中等 20%
	貧窮率	(2012) 7.72%	(2013) 7.26%	(2014) 7.16%	(2015) 7.12%	(2016) 6.62%	7.18%	最優 20%
	財富吉尼系數	(2013) 73.6	(2014) 73.3	(2015) 72.7	(2016) 73.9	(2017) 67.8	72.3	中等 20%
	家庭收入中位數	(2008) $30.37	(2009) $29.75	(2010) $30.51	(2011) $31.05	(2012) $32.14	$30.76	次差 20%
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	調整後的淨儲蓄	(2011) 26.37% (% of GNI)	(2012) 28.32	(2013) 27.24	(2014) 26.82	(2015) 26.27	27	最優 20%
	經濟產出的排碳強度	(2010) 62.5	(2011) 61.7	(2012) 59.6	(2013) 58.6	(2014) 56.4	59.76	次優 20%
	公共債務/國內生產總值	(2012) 39.21%	(2013) 39.03	(2014) 37.86	(2015) 36.59	(2016) 36.09	37.76	最優 20%
	撫養比	(2011) 35.07	(2012) 34.74	(2013) 34.85	(2014) 35.08	(2015) 35.28	35	最優 20%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瑞士信貸全球財富數據表、內政部

說明：排序分為最優、次優、中等、次差、最差等五級。

臺灣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7,000美元，可以歸類為先進經濟體，與此類國家集團相對比較下，臺灣在成長與發展類別於31個國家中排名第25（如表2），包容性類別在29個國家[48]中排名第10（如表3），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類別於31個國家中則排名第4名（如表4）。最終臺灣的包容性發展指數（IDI）在29個國家中排第9名[49]。（如表5）

[48] 紐西蘭和新加坡因為資料不足而未排名。

[49] 同註48。

表 2　成長與發展類別國際排名

國家（經濟體）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勞動生產率	健康平均餘命	就業率	換算分數	排名
Norway	2	4	12	5	6.49	3
Iceland	12	20	7	1	5.40	6
Luxembourg	1	1	17	20	5.47	5
Switzerland	3	7	4	3	6.87	2
Denmark	5	14	23	14	4.38	13
Sweden	6	8	12	9	5.72	4
Netherlands	10	9	11	10	5.40	6
Ireland	4	2	19	21	5.02	9
Australia	7	15	15	6	5.21	8
Austria	13	12	12	19	4.38	13
Finland	15	16	26	23	2.85	24
Germany	16	13	22	15	3.74	18
New Zealand	20	25	18	4	3.68	20
Belgium	17	6	24	27	3.23	22
Czech Republic	28	27	27	18	1.57	28
Korea, Rep.	24	24	3	13	3.87	17
Canada	11	18	10	7	5.02	9
France	18	10	8	26	4.00	16
Slovenia	25	26	24	24	1.64	27
Slovak Republic	29	28	30	22	1.00	31
United Kingdom	19	19	20	11	3.55	21
Estonia	30	30	29	16	1.26	30
United States	9	5	28	12	4.51	11
Japan	14	22	1	17	4.51	11
Israel	22	21	5	8	4.38	13
Spain	23	17	9	28	3.04	23
Italy	21	11	5	29	3.74	18
Portugal	27	29	20	25	1.51	29
Greece	26	23	15	30	1.96	26
Singapore	8	3	2	2	7.00	1
Taiwan	27	31	27	1	2.47	25

說明：換算分數分為1至7分，7分最優，1分最差。

表 3　包容性類別國際排名

國家（經濟體）	淨所得 吉尼系數	貧窮率	財富 吉尼系數	家庭收入 中位數	換算分數	排名
Norway	2	11	27	1	5.66	7
Iceland	1	5	2	14	7.00	1
Luxembourg	12	11	13	2	5.87	3
Switzerland	14	7	14	3	5.87	3
Denmark	3	1	28	9	5.66	7
Sweden	6	9	30	7	4.88	13
Netherlands	10	8	19	15	4.88	13
Ireland	18	16	29	18	2.84	24
Australia	24	23	8	11	3.89	17
Austria	11	14	25	4	4.74	15
Finland	5	4	24	13	5.31	8
Germany	13	18	26	8	3.96	16
New Zealand	21	20	18	N/A	N/A	N/A
Belgium	8	15	6	12	5.66	7
Czech Republic	5	2	7	25	5.80	4
Korea, Rep.	19	26	15	21	2.84	24
Canada	20	22	22	4	3.75	18
France	16	12	16	9	4.81	14
Slovenia	8	17	3	22	5.02	9
Slovak Republic	9	13	1	29	4.88	13
United Kingdom	22	20	22	16	2.91	22
Estonia	27	21	4	26	3.05	20
United States	30	30	31	6	1.71	28
Japan	16	29	5	19	3.68	19
Israel	29	31	23	24	1.00	29
Spain	26	28	9	23	2.48	25
Italy	25	25	10	20	2.91	22
Portugal	28	24	17	27	1.78	27
Greece	24	27	11	28	2.20	26
Singapore	31	N/A	20	N/A	N/A	N/A
Taiwan	17	6	12	16	4.95	10

說明：換算分數分為1至7分，7分最優，1分最差。

表 4　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類別國際排名

國家（經濟體）	調整後的淨儲蓄	經濟產出的排碳強度	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撫養比	換算分數	排名
Norway	5	3	4	16	6.76	2
Iceland	12	7	13	14	5.30	6
Luxembourg	4	14	2	5	7.00	1
Switzerland	9	1	11	7	6.76	2
Denmark	8	5	8	25	5.30	6
Sweden	6	2	10	28	5.30	6
Netherlands	11	17	15	20	3.92	14
Ireland	3	6	18	21	5.14	9
Australia	19	26	9	13	3.59	16
Austria	14	9	20	8	4.89	10
Finland	21	11	16	27	2.95	21
Germany	13	27	17	15	3.19	19
New Zealand	16	16	3	18	4.73	11
Belgium	18	18	25	23	2.22	27
Czech Republic	26	30	6	10	3.19	19
Korea, Rep.	7	28	7	2	5.46	5
Canada	25	24	22	6	2.78	22
France	21	4	23	29	2.78	22
Slovenia	17	22	19	9	3.59	16
Slovak Republic	27	23	12	4	3.68	15
United Kingdom	28	8	21	24	2.46	25
Estonia	15	21	1	22	4.24	12
United States	20	19	26	12	2.78	22
Japan	24	13	31	31	1.00	31
Israel	10	29	14	30	2.30	26
Spain	23	12	24	11	3.35	18
Italy	29	10	29	26	1.41	29
Portugal	30	15	28	20	1.49	28
Greece	31	20	30	17	1.08	30
Singapore	1	31	27	3	4.00	13
Taiwan	2	25	5	1	6.35	4

說明：換算分數分為1至7分，7分最優，1分最差。

表 5　IDI與人均GDP國際排名比較

國家（經濟體）	IDI排名	人均GDP排名
Norway	2	2
Iceland	4	12
Luxembourg	3	1
Switzerland	1	3
Denmark	6	5
Sweden	5	6
Netherlands	7	10
Ireland	10	4
Australia	11	7
Austria	8	13
Finland	16	15
Germany	17	16
New Zealand	N/A	20
Belgium	15	17
Czech Republic	18	28
Korea, Rep.	12	24
Canada	13	11
France	14	18
Slovenia	19	25
Slovak Republic	21	29
United Kingdom	23	19
Estonia	26	30
United States	22	9
Japan	20	14
Israel	27	22
Spain	24	23
Italy	25	21
Portugal	29	27
Greece	28	26
Singapore	N/A	8
Taiwan	9	27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參考WEF的計算方式，計算出臺灣的包容性發展指數，在與先進經濟體比較後，驗證了推動經濟成長與改善貧富差距應是臺灣未來發展的重點，臺灣應該實施包容性發展。

自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以來，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有同步成長之勢[50]，全球經濟經歷比預期強的復甦，但是很多國家的人民及政治領導人不再只重視國內生產總值（GDP），他們要的是具社會包容性的經濟成長。因為，GDP掩蓋了真正的經濟問題，即貧富差距擴大現象，若僅透過GDP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健康狀況，將越來越讓人感到不安。WEF報告提出，由於數十年來經濟成長優先於社會公平，導致貧富不均達到歷史性高的水準，這些差距使人們感到不快樂且不信任政治人物。[51]WEF於是提出一個包容性成長與發展框架，設計出7個政策主軸：教育和技能、基本服務與基礎建設、貪腐與出租財產、實體經濟投資的金融仲介、資產建設與企業家、就業與勞工報酬及財政移轉。包容性成長與發展框架描述的政策和制度領域形成一個具結構性激勵政策和制度的生態系統（ecosystem），是一個可以支撐現代市場經濟的具有擴散利益以提升生活水準機能的系統，若內化於國家成長過程中，將有助於更廣泛地推動國民經濟在所得、機會、安全以及生活質量的成長。

WEF根據前述框架進一步編制包容性發展指數（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IDI），可作為診斷一個經濟體是否能夠在經濟成長與社會包容之間協同共進的結構基礎。WEF於2018年編制103個國家過去5年的包容性發展指數後，發現近三分之一的國家在GDP成長的情況下IDI卻呈現下降趨勢。[52]29個發達經濟體中，雖有26個國家經歷經濟成長，但是其中卻有16個國家的社會包容性措施惡化，20個發達經濟體的收入不平等上升或持平，17個國家的貧困人口增加，[53]由此可知只觀察經濟成長的傳統方式已經不足以反映經濟發展全貌了。為了建設具強大中產階級並減少貧窮和社會邊緣者的社會，除了在包容性領域建置有效的經濟體制和激勵政策外，同時也應一併追求穩健的總體經濟政策和長期經濟效益。事實上，包容性政策相對於總體經濟、貿易和金融穩定政策而言較不被各國所重視，卻是許多政府近二十年來，在面對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力量造成不平等擴大和收入平均數停滯時，雖採取更有效的應對措施卻失敗的關鍵原因。許多先進國家，由於技術變革、全球化、國內解除管

[50] Samans, Richard. et al., 2017.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51] Richard Samans, “A new way to meas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3.6. https://voxeu.org/article/new-way-measure-growth-and-development

[52]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53] 黃嬿（2018）。成為反指標？WEF：GDP成長不保證提升生活品質，財經新報。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8/01/23/gdp-growth-not-mean-anymore/

制和移民增加，使得具備包容性政策和制度的生態系統在過去數十年一直惡化或停滯不前。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已經實現工業化並融入全球經濟，錯失了將更多人口納入包容性發展進程的時機，在建置這種生態系統方面也呈現落後現象。

WEF首先於2017年就109個國家區分為四類集團：先進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之中高所得國家、低中所得國家及低所得國家，再以成長與發展、包容性、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等3大類、12項關鍵績效指標，分別計算出各國“包容性發展指數”並依序排列名次。2018年初WEF再次針對103個具備有效資料的國家發布“包容性發展指數”的排名。由於這兩年都未提及臺灣的狀況，為瞭解臺灣包容性發展程度，本文參考WEF的計算方式，與先進經濟體比較後，分別算出臺灣在成長與發展類別，於31個國家中排名第25；於包容性類別，在29個國家[54]中排名第10，在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類別於31個國家中排名第4，最終臺灣的包容性發展指數（IDI）在29個國家中排第9名[55]。

分析結果：1.雖然臺灣的包容性發展指數在國際間排名第9還算不錯，但是臺灣在人均GDP項目排在第27名，比亞洲四小龍之新加坡及韓國差[56]，可見臺灣在經濟成長方面確有加強的必要。2.尤其是臺灣的就業率雖然排名很高，勞動生產率卻是吊車尾，排名第31，凸顯國內薪資過低之窘境，如何提升勞動品質而提高薪資是刻不容緩之事。3.雖然臺灣在包容性類別一項中排名第10，但是，淨所得吉尼系數排名第17；財富吉尼系數雖排名第12，惟5年平均系數卻高達0.723，顯見臺灣內部存在著貧富不均之現象。4.值得慶幸的是臺灣在跨世代公平性與持續性類別一項中表現亮眼，惟經濟產出與排碳強度比例卻排在第25名，建議政府未來仍應持續加強環境汙染的防治措施。

歸納起來，推動經濟成長與改善貧富差距應是臺灣未來發展的重點，基於包容性發展是國際間推展的解決方式，臺灣應該實施包容性發展。本文以為應該在關注包容性成長的同時兼顧包容性發展，二者可以相輔相成；因為透過有效而持續的經濟成長才能保障非經濟面（社會安定和環境保護永續經營）的發展，非經濟面的發展也能進一步成為推動有效、持續及具公平性的經濟成長之基石。

參考文獻

簡旭伸、王振寰主編（2016）。**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54] 紐西蘭和新加坡因為資料不足而未排名。

[55] 同前註。

[56] WEF未將香港列入排名。

李雙榮、郗永勤、童正容、陳月紅（**2017**）。包容性發展視野下的政策取向研究，**知識經濟**，**16**，23。

邱耕田、張榮潔（2011）。論包容性發展，**學習與探索**，**1**，53-57。

洪明皇、鄭文輝（2013）。臺灣高所得者所得份額之變化：1977-2010，**研究調查-方法與應用**，**30**，48-49。

陳建良、林佑龍、李巧琳（2013）。包容性成長概念與指標的比較與應用，**臺灣經濟論衡**，50。

黃君潔（2013）。評價包容性增長指標體系的構建，**上海行政學院學報**，**14**（3），77-85。

張幼文（2011）。包容性發展：世界共用繁榮之道，**求是**，**11**，52-54。

瞿宛文（2011）。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84**，284。

劉嫦娥、李允堯、易華（2011）。包容性增長研究述評，**經濟學動態**，**2**，96-99。

周孟熹（2016）。**1978至2014年期間臺灣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素質與勞動需求的影響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博士論文。

曾憲民（2012）。**1999-2010年影響臺灣家庭貧窮現象之因素**。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碩士論文。

陳素玲（2017）。**臺灣貧富差距近2年又擴大。聯合晚報**。2018年2月17日，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238/2691842

陳一姍（2018）。**臺灣最有錢的0.01%七成收入都靠「它」。天下雜誌639期**。2018年2月17日，取自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7250

許智雄等（2018）。**擁6千萬就算好野人！全台31萬人總資產超越臺灣GDP。三立新聞網**。2018年3月13日，取自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56809

黃嬿（2018）。**成為反指標？WEF：GDP成長不保證提升生活品質，財經新報**。2018年1月23日，取自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8/01/23/gdp-growth-not-mean-anymore/

楊金龍（2018）。**助台經濟成長解低薪楊金龍：須多著墨內需。奇摩新聞**。2018年4月4日，取自http://stock1.pchome.com.tw/report/cat0/20180402/152264037227.html

發展型國家理論。**MBA智庫百科**。2018年3月10日，取自http://wiki.mbalib.com/zh-tw/

Amartya Sen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 K. Prahalad (2004).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Pearson Education Ltd.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DB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orld Bank.

Ali, I. & Son, H. H. (2007).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4*(1), 11-31.

Ali, I. (2007). "Pro-Poor to Inclusive Growth: Asian Prescriptions," *ERD Policy Brief Series NO. 48 ADB*, Manila.

Andersen, Allan Dahl & Andersen, Per Dannem (2017). "Foresight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119*, 227-236.

Banerjee, A. V. & Duflo, E. (2003). "Inequality and growth: what can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 267-299.

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 5-32.

Dabla-Norris, E., Ji, Y., Townsend, R. & Unsal, D. F. (2015). "Identifying constraints to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ir impact on GDP and inequality: a structural framework for policy," *IMF Working Paper 15/2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minent Persons Group. (2007). "Toward a New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 a New Asia," *Report of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3.

Gupta, J., Pouw, Nicky R. M. & Ros-Tonen, Mirjam A. F. (2015). "Towards an Elaborated Theory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7*, 541-559.

Haan, A. de (2015). "Inclusive growth: beyond safety net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7*, 606-622.

McKinley, T. (2010a). "Measuring and Monitoring Inclusive Growth: Multiple Definitions, Open Questions, and Some Constructive Proposals," *AD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

McKinley, T. (2010b). "Inclusive growth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AD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4*.

Rajan, Rahuram G., Zingales, L. (2003).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 5-50.

Rauniyar, G. & Kanbur, R. (2009). “Inclusive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iterature,” *The ADB Evalua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8*.

Rauniyar, G. & Kanbur, R. (2010). “Inclusive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5*(4), 455-469.

Richard Samans (2018). “**A new way to meas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年3月18日，取自https://voxeu.org/article/new-way-measure-growth-and-development

Salomon, J. A., Wang, H., Freeman, M. K., Vos, T., Flaxman, A. D., Lopez, A. D. & Murray, C. J. L. (2012).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for 187 countries, 1990-2010: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Disease Study 2010.” *The Lancet. 380*(9859), 2144-2162.

Samans, R., Blanke, J., Corrigan, G. & Drzeniek, M. (2015).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World Economic Forum.

Samans, Richard et al. (2017).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Sumner, Andy (2017). “The developer’s dilemma: The inequality dynamic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ESRC GPID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 1*.

Tsai, Pan-Long & Huang, Chao-Hsi (2007). “Openness, Growth and Poverty: The Case of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35*(11), 1858-1871.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